

《清唱》是崔济哲先生的散文集，花了几天时间读完这本书，第一个感觉是：文章干古事，最难是清唱。

何谓清唱，不假弦索，不施粉黛，啾啾呀呀唱去，直抒胸臆，与晋西北牧羊老汉唱的《酸曲》，庶几近之。弄文者引之，便是不假雕琢，不借技巧，正是李白所言“清水出芙蓉，天然去雕饰”。

记者出身的崔先生，对散文的写作，既不敢畏，也不随意。说穿了，他的写作没有功利心，不想通过文章来沽名钓誉。所以，他没有“画眉深浅入时无”的那种小媳妇的扭捏不安，也没有“把栏杆拍遍，无人会，登临意”的那种孤独。写文章又不犯文人的毛病，动笔之前，心中的那股清气已是可人了，出乎为文，焉能不是清唱？

《清唱》中的 34 篇散文，无论是往事的漫忆还是风俗的感怀；是行走时产生的思索还是因读书而引发的“话说”，都可以从中看出作者真挚的感情和思想的轨迹。在《后记》的结尾，作者如是言之：“谨以此书献给我的父亲，献给我的朋友们；献给关心、支持和帮助过我的同志们。”

很平常的话，但却非常准确地表达了崔先生写作的动机。父亲、朋友和同志，都属于亲情与友情的范围。与国家、民族这样一些大概念的词汇不一样，他

最难是清唱

熊召政

绝非假语村言。

著名文学评论家吴泰昌在给《清唱》写的序言中，极力赞赏集中系列散文《我的父亲》，认为：“作者以大量逼真的生活细节，从众多方面刻画父亲的性格、品德、修养。作者对父亲深深的爱与深的理解，血肉般地融合在一块，让人读出苦涩，读出沧桑。”我赞同吴先生的评价。真情与实感、苦涩与沧桑，是崔先生散文的基本特色。

由于崔先生的文章是写给亲人、朋友、同志看的，所以他讲述的人间故事与心路历程，便都带有鲜明的个性，题材的选取也不拘一格。在他的文章里，从晋西北农民的不吃鱼到宝爱红枣，从尼罗河上的舞女又言及沧州的狮子，从玛萨达古堡上的深思到诗史的浩叹，每一篇文章，都有抹不去的作者的生命印记。

在《走向记者之路》文章第二节的最末，崔先生这样写道：“只有经历过的，才是可怕的；只有经历过的，才是刻骨铭难忘的。”说实话，我很怕读这样的句子。只有经历很多苦难的人，才懂得珍惜。更知道世上最令人刻骨铭难忘的，便是亲情与友情。在这一点上，我与崔先生的心灵是相通的。

不会给人心雄万夫、挥斥方遒的感觉。毕竟，清唱不是交响乐，虽激扬文字却不指点江山，虽谈古论今却

一觉醒来，窗外已是朝霞满天。太阳正鼓动着金色的羽翼在波涛翻滚的东海上飞翔。此刻，从我下榻的临港新城“锦江之星”宾馆的五楼阳台望出去，这活力四射的太阳光辉，不仅把彩虹般的东海大桥和洋山深水港区染得一片通红，而且也把近在咫尺的滴水湖染得分外娇艳。我看见，一阵又一阵的秋风正从湖面上轻轻掠过，吹起了一圈又一圈的涟漪。一只又一只白色的水鸟，也轻轻扇动着翅膀，在湖面上上下嬉戏翻飞，溅起了一波又一波的水花。我看到，湖中心那不锈钢的圆形雕塑“一滴水”，也被朝阳染得通红。这寓意从天滴落的“水珠”，不仅滴活了整个临港新城，更为整个洋山深水港及其配套工程营造了无尽的诗意。啊，湖边崭新的码头边停着游艇，绿树簇拥的岸边矗立着钟楼，南汇嘴观海园里的不锈钢雕塑“司南鱼”惟妙惟肖，湖中北岛、西岛、南岛三个小岛披着霞光如出水芙蓉亭亭玉立……滴水湖虽然刚造好不久，但撩开面纱就是一个“浓妆淡抹总相宜”的绝美“佳人”。

我不知该用怎样的语言来形容滴水湖早晨的风光，其实，近处看湖上风光很美，远眺滴水湖的风光更是醉人。我看见，那从滴水湖向外发散的七条河流，此刻，犹如被朝阳染红的七条彩带，紧紧地系着明珠般的滴水湖。世上湖泊万万千，“七带系珠”的湖泊实少见。我看见，那飞架在七条河流上的桥，不仅造型婀娜多姿，而且和南汇嘴观海公园里的“司南鱼”等一系列雕塑一起，成为滴水湖一组组独特的迷人景观。滴水湖很美，这美还因为再向更远处眺望，湖外边就是东海，大小洋山就在那浩瀚的海洋之上。曾几何时，还是“渔舟唱晚”的地方，而今已是“当惊世界殊”的世界级大港。那 32.5 公里的东海大桥的雄姿，那吊臂林立的集装箱码头……又为滴水湖平添了多少骄傲和自豪。世界很大，湖泊很多，又有哪一个湖泊如滴水湖这样，开闸，湖水可以直接奔向大海，举目，海水可以和湖水共长天一色呢！

这就是滴水湖的早晨，一个近看远看都充满着活力的迷人的早晨。如果说刚才我是站在宾馆阳台上还有点远距离地观赏滴水湖的话，那么，现在我则是沿着还散发着柏油香的崭新马路，边漫步边近距离欣赏滴水湖的美姿了。迎面的湖风徐徐吹拂，路边的花儿竞相绽放。这边的湖畔公寓已经建成，上午就要正式开盘销售。售楼处前彩旗飘舞，气球升空。虽然才是早晨七点多钟，大批轿车已从四面八方驶来，买楼的人已在翘首以待。那边是边做收尾工作边准备开学迎接新生的上海海事大学的校舍、办公楼和教学区，以及正在加紧施工建设中的南汇区政府大楼。一杆杆吊臂迎着红日吊运材料，一辆辆挖掘机的长臂正在开挖新的工地。一个生态化、艺术化、体现滨海都市魅力和活力，展示海洋文化，展示新世纪上海城市建设水平和都市生活环境质量 的标志性地区，即将在这里崛起。因为滴水湖位于临港新城中心，所有的建筑都围湖而建。一个蓝色的大湖，错落有致的各种建筑，是多么夺人眼球的美景。建筑因湖而提升品位，湖因建筑更添妖娆。是的，城市，让生活更美好。漫步在临港新城的滴水湖畔我还要说，有了这湖，城市，让生活更上了一个新台阶。

我喜欢这滴水湖的早晨，更敬佩滴水湖的建设者们。因为八年前，我曾参加一个笔会来到芦潮港，也是这样的一个早晨，也在堤坝上漫步，目光所及的地方是潮水侵蚀下的滩涂。而今我漫步就是当年的滩涂啊！八年一瞬，换了人间。滴水湖的建设者们和洋山深水港、东海大桥的建设者们一样，用他们的智慧，用他们的双手，用他们的汗水，甚至用他们的生命和鲜血创造了中国建设史上伟大的奇迹！

滴水湖的早晨很美。今天，刚刚撩开面纱的滴水湖就已经让人心醉。明天，当临港新城全部建成时，滴水湖将会变得更美。

滴水湖的早晨

田永昌

9月6日清晨，东广早新闻播报了一条记者采访的新闻，说的是从古北路桥到金沙江路段的大渡河路，早已拓宽，但大半年来一直没有路灯，到了晚上就黑灯瞎火，已有多起人摔碰撞事件的发生。记者听取了一些路人慷慨激昂的意见，又找了几家主管部门。但是，回答是这由有关方面管理，有关方面说应该是有关部门操办……我与该条路比邻而住，眼睁睁看着马路拓宽完工，可是，大半年了，至今摆在那里，一到晚上，走这条路真的是要小心翼翼，最好是带一只手电筒，否则，真是险象环生，不知会出什么样的事故。当然，也有一个好处，那就是月光底下、长风公园边上，在这昏暗朦胧的宽大马路上徜徉，倒也是年轻人谈情说爱的好地方。

绝对没有想到，事情仅仅过去不到 12 小时，当天太阳刚刚下山，这段大渡河路竟然大放光明，一只只橙黄色的路灯，照亮了沉睡多日的马路，点缀了上海夜晚的妩媚与旖旎。

但是，我有些明白了，这是有关方面或者有关部门“闻风而动”还是“本该如此”呢？

如果是前者，那么，我又一次深深体会到什么叫做舆论监督。事情往往是这样，有些明明好办或者很好处理的事情，一拖再拖，拖得老百姓都失去了耐心，甚至濒临绝望。一条消息、一个报道，有时只是一封读者（或者听众、观众）来信，于是，挽狂澜于既倒，立时立刻，眨个眼的工夫，问题随即解决了。啊呀呀，真是厉害呀。看来，有关方面或有关部门，还是很把媒体当回事的呀。确实是这样，一个现代社会的运转，除了法律，很重要的一个监督机构就是媒体。丑恶的、腐败的、出格的、犯法的，新闻媒体同样具有很重要的、不可或缺的监督作用，应予以曝光。当新闻舆论没有或者弱化了这种对社会应尽的作用，那么，这样的媒体也就脱离了现实和大众。

一些久拖不决的大小小事情，媒体一亮相，有关方面或者有关部门就迅速解决——不管怎么说，这也是好事，因为毕竟还要点面子，毕竟还要继续生存，毕竟不想做舆论的对立面。于是，闻风而动。

但是，如果是后者，那也太巧了。真是无巧不成书了，让人真的要额手称庆才好。不过，一拖大半年，让人实在是不可理喻其中奥妙之所在。

问题还有呢，这条路除了灯，什么都好了。可是，至今不能通车，犹如荒芜。每天清早，边上的金沙江路车水马龙，长队蠕行爬动。但是，一个拐弯，这边却大路朝天，鲜有车辆。我看了也觉得好笑，那简直就是新旧社会两重天，冰火相异。其实，如果这里的路通了，肯定能分流一部分，用来减轻金沙江路的压力。但是，我就不知道，为什么要让拓宽完工的路白天晒太阳，晚上映月亮。这不是一个很大的国家资源的浪费吗？

还有了，古北路桥早已命名，苏州河两岸天堑变通途。但是，就是不知道为什么至今不能通车，也这么捂着晒着。这真像小孩的名字早已取好，可小孩迟迟不愿来到世上一样，真是有些滑稽和好笑。但愿这篇小文也算舆论一份，能起些作用。

明天看历史

赵全国

夜光杯有文批评某“历史上的今天”的日历，7月28日竟遗漏了抗日将领赵登禹。我赞同这一批评，我不但为这种日历遗憾，更为明天的这类日历担忧。也许明天的“历史上的今天”不见了赵一曼和董存瑞，超女和好男人却风光无限。凝重的纪念日都被第x届全球选美大奖赛的辉煌所遮蔽。

这并非杞忧。媒体应聘者以为范长江是小品演员。有发烧友问，杨振宁唱什么歌曲？年轻记者对霍金的浪漫情史比《时间简史》更有兴趣。此类奇闻趣事决不能当笑话听。

如果那种日历出版在处处莺歌燕舞、世界大同的明天，我倒也并无异议，毕竟谁也不愿永远奋战在血雨腥风中。但是在可以预期的明天，“历史上的今天”还是多载一些热血、硝烟和哲理，少载一些时尚、尖刺和癫狂为好。

住在浦东，绿化好，空气清新，我很喜欢。但有时下班到小区外面散步时，总会看到墙上、树上、电线杆，甚至站牌上贴满了一块块黑色小广告，治疗性病、代办证件、交友，什么内容都有，很不雅观。当时我就想，如果哪天我退休了，一定要来清一清这碍眼的“牛皮癣”。

于是，从退休起，我每天一大清早就带着小凳、铲刀和水桶，骑着自行车出门沿路清除那些严重影响市容的城市“牛皮癣”，每天义务工作 6 小时以上，没有休息日，除了生病外，从未间断过一天。有人说我是吃饱了没事做，不好好拿着退休工资在家过清闲日子，起早贪黑地到处去铲这种黑色广告，又没有一分钱，何苦呢？其实我觉得，每个人的生活不一样，



秋林远烟(中国画) 朱敏



案头有《上海当代中国画优秀作品集》，我时常翻阅、咀嚼。程十发撰写的《序言》中说：“15 位各年龄阶段画家，都是上海地区有代表性的人物，他们将创新作为发扬光大海派艺术的手段，寻觅着既继承历史脉络并与时代接轨，同时又富有个性化的形式。”

海派山水取径南宋居多，画风趋于典丽、秀美，郑午昌、张石园、樊少云、吴湖帆、陶冷月等为代表人物。钱瘦铁追求劲峭，贺天健南人北见骨力。应野平、陆俨少为一时瑜亮，前者以浑朴、滋厚见长，后者自创新格，笔健、墨酣、色雅、气足、境高，别树新帜。总体而言，海派山水缺乏洪钟大吕式的有分量的作品。朱敏显然明乎此，故认真钻研传统，注重生活体验，把审美感悟融入画中，博采古今中外，思考、积累、变革，开掘意境，强化个性，逐步形成“黑、重、满、大、厚、奇、拙、秀”的画风，为上海山水画坛增添一抹耀眼的亮色。

1956 年生于上海的朱敏，是上海中国画院专职画师、上海市美术家协会会员。朱敏的画以黑色为基调，干湿浓淡，反复积染，然墨痕清晰，不滞不浊，张力、肌理、节奏、韵律，皆由墨色产生。其用笔富有写的意味，包含了提按顿挫和轻重缓急等不同的运笔方式，气息凝重，显现出大自然勃勃生机。他的画面形象丰富、饱满，有的满幅烟云，不留空隙，却自山中茅舍小窗透出一线光亮，在大片墨色中尤为醒目，但给人的感觉并不塞迫。这种别致的处理手法在他的作品中随处可见。如《余晖》，满目苍山丛树，一抹余晖自林屋上方飘过，更觉峰诡谲，变化生动，不同凡响。

朱敏喜写崇山峻岭，气势宏大，有北派山水峥嵘雄肆的特质。他充分运用宣纸的渗化性能，娴熟地控制水分，水墨交融，清淡还得滋厚，使近、中、远景浑然天成，空间层次十分清晰。朱敏作画不囿成法，有敛有纵，奇正相谐，意由景生，思入毫间，追虚扑微，奇趣乃出。他的一组小手卷新作，开合自如，疏密有致，集诸家笔墨于一体，“大可笼万有，小可折毫末”，跌宕纵横的笔墨与穷微测渺的构成，充分突出了水墨晕化的神奇作用。传统山水画的山石、树法具有强烈的装饰符号，朱敏画树造型古拙，树干盘曲，枝条舒展，树叶点厾、双勾兼用，在画面中占有重要地位，衬托出山的伟岸、苍莽、雄奇、巍峨。着色“清、淡、鲜、少”，以色调和自然景物之秀美，营造雅嫣清和的韵味，景物幽闲，思远理深。

「闻风而动」还是「本该如此」？

马以鑫



作斗争要比平时容易的多，平时一个顽固的黑色广告要铲几下，雨天只要几下就行了，而且干净不留痕。

不过，斗争也总有失败的时候，有好几次，我在外出清除广告时，受到非法广告张贴人的恐吓和人身攻击，印象最深的一次，还被刮了两巴掌。有人同情我，有人不理解我，有人说我多管闲事，自己找罪受……但这些都我不介意，我在乎的只是努力做些事，证明自己对这个社会来说还是一个有用的人。看到我们居住的地方都干干净净的，我心里的那个开心劲是嘴上说不出的。

明日请看《不忍看到生命如此结束》。积小善而成大德

陈月芳

和你爸爸都是老共产党员，为社会做些事是我应尽的义务，我文化不高，做不了什么大事，这点小事不要计较什么得失！

别人一到下雨天会尽量呆在室内，而我最爱雨天往外跑，因为下雨天那些广告纸受潮，正是清除的好时候。穿着雨衣披挂上阵，顶着风雨和城市“牛皮癣”

与“牛皮癣”斗争的 4500 天

每个人享受生活的方式也不一样。有人觉得退休后和其他老年人一起到活动室聊聊天、跳跳舞、看看报是享受晚年生活，可对我来说，清除黑色广告就是我的享受，看到城市变清洁了，变美了，我就很有成就感，再说，去“牛皮癣”也是我力所能及的一些小事儿。

如今回过头看看，一晃我与“牛皮癣”已经斗争 12 年多了，我爱人帮我算过，大概是 4500 来天。

前几年，母亲中风后，为了方便照顾她老人家，我就利用半夜母亲睡觉的时候出去清除小广告。有一次我在乘车前往女儿家时，路上睡着坐过了